

# 清醒的批判 與豐富的想像力

## Rational Critique & Wandering Imagination

陳正熙 Cheng-Hsi CHEN

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專任講師

在上一期的【劇場觀點】文中，筆者對於有關劇場工作者在當代社會的責任的議題，引用義大利劇場工作者達理歐弗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受獎演說：就是讓觀眾最終能夠以和自己生命切身相關、堅持異議與少數的觀點，說出自己的故事。因此，每一個人的故事都可以被作為戲劇創作的素材，每一個人的敘事觀點也都有其獨特的價值。那麼，為什麼不是每一件作品，都能夠在劇場中感動觀眾？為什麼選擇類似素材或表現手法的作品，還是會讓觀眾有不同的感受？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劇場來表現生命/生活中的一個特定議題，而不是其他或許更為直接的媒介，例如新聞的專題報導或小說？

筆者的理解是，對這些故事的素材與表現抱持一種清醒的、批判的態度，但也同時能夠讓自己的想像力充分發揮，是真正的關鍵。就如同德國著名的劇作家漢那穆勒(Heinar Muller)所言，劇場觀眾應該拋棄「劇場只能複製他們所可以接受的現實」的想法，而接受劇場本身自有其獨特的「reality」(現實)。

這種清醒批判的態度，和想像力的充分發揮，重點不在於發掘更為新奇有趣的內容，或在創作形式上的創新變化，卻在於對自己身邊熟悉的人事，永遠抱持著一種新鮮的眼光，不斷地對習以為常的、理所當然的現象、想法、態度加以質疑檢視。

筆者日前在「超級蘭陵王 — 青少年創意短劇大賽」中，看到的幾個國高中同學的作品，就是很好的例子。

有關本地教育改革及相關衍生的諸多問題，在不同的媒體與場合中，包括學生及家長、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，乃至於各個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，都曾經對這許多攸關眾多學子的嚴肅課題，提出他們各自的論述和說法。但無論各家論述的學理基礎如何不同，引證的案例如何不同，能夠真正直指問題核心者，實際上並不多見，能夠將這些問題有效而有趣地呈現者，更是少見。因此，當我在這個短劇比賽中，看到國高中同學如何將他們切身的經驗，充分利用劇場的特質，轉化成深刻動人的作品，所受到的震撼與感動，比之閱讀成篇累牘的議論文章，更有過之。

屏東女中演出的《藤條國中紀事》中，一個高中女生因為感情上的挫折，而選擇在朝會時間準備跳樓自殺，擔任糾察的同學卻以這種自殺行為，會影響到她們的工作表現的理由加以勸阻，其他的同學甚至建議她是否可以到別的班上或校外去跳，或選擇放假的時間跳，以免在大考逼近的當兒，對大家造成不必要的困擾。在不到五分鐘的作品裡，這群學生將諧謔的技巧充分運用，將一個絕對會被新聞媒體濫用、妄加猜臆的事件，轉變成幽默的、嘲諷的、充滿想像趣味(例如糾察隊同學的反應、和同學們改天再跳的建議)的作品。

西湖國中演出的《填鴨教育》中，一個國中學生孤獨地坐在舞台中央，沉默地忍受各個科任教師輪番的指責與要求，最後卻面無表情地起身，然後說出當天所有演出中最令人感動的一句話：「我要去補習了」，深深的無奈與

悲傷在熱鬧的劇場裡迴盪，久久不去。師長們的鼓勵與指責，在國中學生的沉默的對照下，更顯出那種刻板教條的荒謬(例如不斷強調「這一段很重要，段考會考」)。

民族國中的《三人行，不行？》演出，非常簡潔而直接地描述一個國中生一天的生活：從一大早起床開始，走出家門到校上課，一直到放學回家，在這過程中，除了上課和遵守秩序之外，他只要一想依照自己的意願作任何事情，就會被大人們(包括父母、老師和教官)不斷地以「不可以」嚇阻否定，而這便是全劇唯一的一句台詞。這麼簡單的一句話，卻極為有力地傳達出世代間的鴻溝與緊張，和青少年對於師長壓抑的無奈與怨懟。

在上述的這三個演出中，這群年輕學子對於生活與教育，雖然有許多的不滿與不解，但他們選擇的方式並不是許多人可能會採取的厲聲抗議，或不留餘地的對抗，卻選擇了對素材非常有想像力的運用(例如將自殺與全班同學的前途問題連接對照)，選擇了幽默諧謔(例如將師長們的教誨簡化誇張為一句「不可以」)，選擇了冷靜而批判的呈現(例如以「我要去補習了」下結語)，讓他們所想要表達的情感或議題，不會像這個社會中對許多議題的討論一樣，在無謂的情緒干擾下，被紛亂無趣的雜音所淹沒。因此，對於青少年與教育問題的探討，不一定就非得針鋒相對或上下分明不可，經過戲劇手法的處理，可能會給我們更多值得思索的可能。

相對於前述這些「業餘」劇場創作者的表現，我們卻在許多大眾傳播媒體的節目中，無

論是宣稱客觀中立的新聞報導，或以八卦內幕、嘻笑怒罵、或煽動情緒對立為目的談話節目中，看到那許多當紅的所謂名嘴或意見領袖，不僅無法保持清醒的批判態度，更暴露出極度貧乏的想像力。這之所以我們在這些節目中，都只能看到相互的叫囂謾罵，完全看不到真誠的意見交流，或具有創意的思考。

從這樣的比較來看，我們可以更加確信：在劇場的領域中，可以有更多具有創意的方式與觀點，來講述每一個人的生命故事，也可以讓我們在各種雜音當中能夠保持清醒，對我們自己所處的時空情境，有更清楚的認知，有更多面向的理解。在面對有關歷史的素材時，對各種可能保持開放批判的態度，更是十分關鍵的。

在下一期的【劇場觀點】裡，我們將以本地過去幾部以台灣歷史的不同發展歷程為題的作品為例，討論我們應該如何以劇場的觀點，對充滿矛盾曖昧縫隙的歷史加以檢視。■